

「那甚麼黑葉社的東西，我能看一下嗎？」

「不行。」

「為什麼？」

「看了要幹嘛？」

「看你想幹甚麼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不會阻止你，就給我看一下？」

「……行。」

由良芳生跟海斯特家的兄弟說不上特別熟識，他只知道其中一個身體不好得長期住在醫院裡，另一個為了籌錢似乎是什麼破事都做得出來。

不只破還亂七八糟。他看著那擺在眼前的合約書這麼想著，明目張膽的不平等規章像極了把參賽者當成傻子玩弄，什麼玩到生命值歸零了就得支付賠償，這是得不到安慰獎還得繳罰單的意思？

暗色瞟了海斯特一眼，眼神像是直接篤定了對方是個白痴。

他不是不能理解拉斯海斯特打算放手一博的想法，但這暗網來的地下交易又怎麼能確定不會被跳票。就算跳不跳票都無所謂好了，抱持成功了有希望、沒成功也是死路一條的心情下去試試看也好的心態做出抉擇，到生命的最後還如此受人擺布也是可以的嗎？

即便是臥病在床的人都沒有你這麼沒尊嚴。

視線轉回眼前的電子合約書，芳生抬手滑著滾軸似是重新確認，接著逕自將指尖在簽名欄的位置畫了幾筆。

「換你簽了，還是你想顧著伊恩然後等我哪天回來？」

「我以為你們只有主人格比較智障。」

「我只是重複一遍你打算做的事情，要這麼說的話你也是一個樣。」

「很顯然，能活得好好還要硬摻一腳的人比較白癡。」

如果沒那個必要，誰又會想多管閒事。

他也不明白伊恩怎麼會認為畏畏縮縮的沙奈子有辦法說動這個我行我素的傢伙，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後只是被說了句「別耍智障」就無助到縮了回去。要是沙奈子醒來後發現自己對此毫無作為，這事不用等到真的發生，他現在就能想見女孩會是怎麼樣的自責到死為止，而導致她如此的不過就是伊恩海斯特的一個請託。

「你要是沒回來，我想誰都不會活得好好的。」

「還有你如果就這樣沒了，我就得負責善後，然後我就會覺得很麻煩。」

而他正巧就是個怕麻煩的人。

由良芳生不打算繼續小孩子似的爭執，木已成舟，不然你還想怎樣。

淺吸了口氣、輕嘆一聲。

「所以我都選擇幫你了，**閉嘴快斡。**」